

他们， 让逝者有尊严地 走完最后一程！



郭志勇的整容工具



工作中的杨智成

“人逝世后，皮肤没有了呼吸功能，任何化妆品涂抹后都浮在皮肤表面，因此需要在粉底液中加入少量油彩，看起来更自然。”遗体整容师郭志勇说。“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和人握手，也不说再见，”火化工杨智成说，“我们的朋友圈小得不能再小……”

3月31日，清明节前夕，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殡仪馆，探访这里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以独有的勇气、坚韧以及阳光的心态，坚守在这里，让逝者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……

让逝者体面地走

3月31日，天有点阴，阳光拼命想从密布的阴云中透些光出来。呼和浩特市殡仪馆就坐落在大青山脚下，30多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40多岁，分布在接待、火化、遗体接运、整容等岗位。

遗体整容师郭志勇今年59岁，个子不高、身板挺直，面对记者时有些拘谨。

记者跟随郭志勇走进殡仪馆主楼一侧的化妆间，一个木制桌子上摆放着剃须刀、梳子、粉底及各种型号的化妆刷，不同色号的唇膏依次排开。一般来说，遗体整容过程首先是清洁面部，打粉底，然后描眉、画嘴，涂上腮红，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步骤，但最难的是神态，高手化出来的遗体面容特别安详，看着就像睡着一样。

不善言辞的老郭向记者娓娓道来，化妆的技巧根据逝者年龄、性别而定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一个模式，“心脏病导致逝者脸色发黑，肝病导致逝者脸色发黄，这些都需要特殊处理。”

遇到一些非正常死亡的，例如车祸、跳楼的逝者，有些被送来时面目全非，甚至需要断肢重接，为了让家属能接受，必须进行面部修复缝合，然后再化妆，这需要整容师精湛的手艺。依据家属提供的照片和遗体面部损伤情况制定修复方案，整容师为逝者细致梳洗、整理、缝合、穿衣、化妆，每个步骤都特别认真，持续一两个小时是常事，有时半天

或者一整天都有。

“这就是一份工作”

1987年，23岁的老郭接替父亲来到殡仪馆上班，他和同事们负责接运遗体，2003年被调整到化妆间岗位，为逝者整容。

“从事这个行业，一开始是不是心里也发怵？家里人支持吗？”“第一次独立完成整容工作，你害怕吗？”面对记者的问题，老郭一句话给出答案：“这就是一份工作，没有什么特殊的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“这对我而言也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背后支持我的是家属的认可，是承载着帮助逝者体面走完最后一程的责任。”老郭又说。

采访临近结束，记者提出拍摄一张工作照，老郭摆了摆手婉拒了，“还是别照了，我平日就不爱照相，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……”

那一跪，让人瞬间泪奔！

相比较从业36年的老郭，1984年出生的杨智成在殡仪馆算是个新人。一见面，看到记者伸出的右手，小杨伸出的手又往回缩了缩，“还是别握了，我手上都是灰。”为了缓解尴尬，小杨用手挠了挠头。

2019年从部队转业到殡仪馆工作，从未接触过这一行的小杨，直面接运遗体，一天24小时随时待命。

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最触动小杨内心。当时接到通知，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在医院离世，小杨穿好防护服

来到医院。逝者家属是位50多岁的男子，一见到小杨就拉着他往椅子上按，不明就里的小杨解释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先把老太太安顿好……”可是这名男子一脸泪水，扶着他的肩膀，泣不成声：“兄弟你先坐下，听我说两句。”拗不过的小杨刚一坐下，这名男子就双膝跪地，对着他连连磕了三个头。小杨一下子懵了，连忙扶起这名男子：“有啥您说话，别这样。”这名男子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也染上新冠现在离不开，弟弟妹妹赶不回来，我们的老母亲就拜托你了，请你送她最后一程……”听到这里，小杨的眼角湿润了，“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一定送老人走好最后一程！”之后，所有的流程，小杨都拍照用微信发给这名男子，让家属安心、放心。

“能帮助家属尽上一份孝心，我很欣慰。”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至今回忆起来，小杨的眼眶还有些湿润。

记者随小杨进入火化车间，一台火化炉正在运作，车间内的温度比室外高不少。一如往常，身穿蓝色防火服的小杨，戴上帽子和专业的防尘面罩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
拿到火化单后，小杨接遗体，开炉门，熟练地将遗体移上运尸车。只见他表情凝重，静默几秒钟，默念“一路走好”，将遗体送进炉内，关炉门按点火键，炉内温度瞬时达到800~1000摄氏度。炉膛火光升起的那一刻，小杨和同事们守护着逝者最后一次远行。在此期间，火化工不能离开，随时关注情况，根据经验随时调整油量、风量和温度等。

遗体混烧？根本不可能！

“有人说我们这里有遗体混烧，这根本不可能！”有着20多年火化工作经历的车间主任巴特尔说起不实传言，有些坐不住了。

他指了指车间内6台并列的火化炉说，每台一次只能容纳一具遗体，怎么可能进行混烧，遗体焚烧完毕后才能继续下一个。

由于工作场所的特殊性，火化车间没有空调和风扇。每年的七八月，户外30多度高温，室内炉火散发出的热浪，让整个车间就像大蒸笼，身穿防火服的火化工每次工作后全身都湿透了。

朋友圈小得不能再小

学会自我调节、拥有阳光心态是他们多年来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常常面对生离死别，回家后所有影视剧只要涉及这方面内容，都被拉进了黑名单。“我不想、也不会把工作带回家。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杨小杨说。

他们日常的朋友聚会少之又少，朋友圈小得不能再小。“一来没有时间，一年365天全年无休，回到家只想倒头就睡。有些人多少会对这个职业有忌讳。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和别人握手，也不说再见，在工作场合从不大声讲话、嬉笑。”小杨和老郭的简短话语，正是这里30多名工作人员的真实生活写照。

“要不是自己从事了这个工作，我们肯定也不想和这行业的人打交道。”在殡仪馆工作多年的大刘说的这句话，道出这个行业的无奈和心酸。

文·摄影/草原全媒·北方新报记者 奥妮莎

